



月光城 随笔

鸚鵡在桑

儲勁松

记》：“扶桑上至天，盘蛇而下屈，通三泉。”再譬如不知何世何人说的：扶桑九千年结一回桑葚，果实色赤、味甘、绝香美，食之可以延年。两汉以来关于扶桑的注解和演绎，以讹传讹，神乎其神，乃至满纸扯白。拨开神话传说的团团迷雾，我相信，上古时代确实有扶桑树，世上的桑都是它们的子孙。否则，今天的桑树从何而来？

扶桑是天桑，一如文明曙光朗照人间之初，生长在荒野上的野稻和野麦，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无穷福祉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天桑、天蚕的国家，中华民族也是最早驯化野桑、野蚕，进而大规模栽桑养蚕、煮茧缫丝、纺丝织绸的民族。自二十世纪初以来，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、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、江苏吴县良渚文化遗址、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、河南荥阳仰韶文化遗址上，都有史前时代与蚕桑丝绸相关的文物出土。这些文物包括野生和家养的蚕茧、红陶纺轮、纬刀、卷布轴、残绢片、丝带、丝线、陶蚕蛹等等。观蚕的一生，由卵而虫，由虫而蛹，由蛹而蛾，古人因此认为蚕有起死回生的神奇能力，故而将陶蚕、陶茧、陶蛹作为陪葬，期望生命如蚕，轮回复生。

在享有“瓷器之国”美誉之前，中国一直被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称为“丝绸王国”。上古时代，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润许多，长江流域更是宜室宜家，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证明，几乎在同一时期，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，大地上到处生长着野桑，以及以野桑叶为食料的野蚕。大约五六千年前的部落联盟初期，黄河和长河两岸的先民就学会了抽取野蚕茧的生丝，织造最原始的绢帛。进而，先民有意识地驯化蚕桑，规模化种养，丝绸业就此在东方发轫。商周时期，蚕桑丝绸产业普遍勃兴，战国秦汉技术更臻成熟。到了西汉，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技艺，经由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，传播到世界各国。其传播路径主要有四条：东北方经朝鲜传入日本，西方经新疆传入希腊、意大利，西南方经西藏传入波斯、土耳其、印度等西亚南亚诸国，

北方经蒙古、东北传入俄国。天桑之上，鸚鵡在咕咕而鸣。

鸚鵡就是布谷鸟，古人又称之为杜鹃、子规、杜宇。此鸟于谷雨时节催人浸种布谷、驱牛春耕，于人间大有裨益。有血性，重情义，有啼血之典。又秉性公平仁慈，《诗经》之《鸚鵡篇》，把它与上古有德有才的大人君子作比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，说鸚鵡喂养儿女，早上从最上面一只喂到最下面一只，黄昏从最下面一只喂到最上面一只，从不偏袒，所谓“饲子朝从上下，暮从下上”。我以为，布谷鸟可与传说中的赤鸟、凤凰、朱雀、青鸾、毕方这些上古珍禽比肩，可以归于神鸟之列。

《诗经》是诗歌之经、文章之典，是上古史、中土传，是淳良风俗画、朴野民情图，也是草木鸟兽文化的源头。即如桑，西周诗人的咏唱里，遍布肥嫩多汁、菀菀重叠的桑叶，遍布蚕儿切叶啾啾如雨声，也遍布祖先栽桑、育桑、条桑（采桑）、殷殷事蚕、札札织造的劳作景象。先民说“菀彼桑柔，其下侯甸”“十亩之间，桑者闲闲”，说“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斨”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”，又说“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”。桑，如同《周易》的“豫、随、姤、遯”等十二卦，其功用和意义“大矣哉”，完全可以与食物和文字相媲美。

牛年的孟春，水风如温汤，阳光似绸布，我在皖西南的一棵大桑树下小坐、吹风、晒太阳，静静等候神鸟从远方旅行归来。心中生起一念：我若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女儿，就给她取一个与桑有关的乳名。

春光打在林间小径方正正的石板上，纯棉、絮白又温厚，像一张张桑皮古纸。

它是桑的后身。



牛，古来为大牲，品性勤恪又温良。或许是年份属牛的缘故，辛丑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起码要早一个月。才刚发岁，乾坤交感，条畅阴阳，天之气泄泄然而下，地之气蒸蒸然而上，江淮之间连续多日晴明妍丽，气温不日之间升至二十二三度，草木催发，品物维新，春光好得令人如饮醇醪，好得令人错愕又心忧。愕其乍泄，忧其匆匆也。

林子里的那棵桑树已萌新芽，闲闲伏在枝上，如同一大群绿蜉象在开会。隔一两日我就去树下，看一看紧致娇嫩的桑芽，摸一摸质地如古纸的桑皮，耐心等待一位穿翎毛会唱歌的故人。

羽族陆续来了，在梅花、樱花、玉兰、春海棠之间穿梭低翔，在栾树、柳树、荷花木兰、香樟树上啾啾喁喁。只有故人还未来，我在高桑之下等候多时了。西周的诗人说：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。”我与故人，也相期于桑中。

四年前的一个暮春之日，我进入水边这片密林，偶然发现一棵桑，树高不及八尺，但繁枝茂叶气象森然，枝头上缀满青、红、紫三色桑葚。惊喜得很，胃中馋虫蠢蠢发作，口腔里清水汨汨成溪。好多年未吃过桑葚了，天赐佳果岂可辜负？欢欢喜喜伸手去摘，忽然听见扑喇喇一阵穿林打叶声，随即，一团黑影从桑叶之间弹射而出，吓得我赶紧缩手抱头蹲在地上，以为是哪个促狭鬼朝林子里扔石头。惶恐之中，朦胧望见那影子停留在一棵柳树上，灰褐背，斑马胸，尾羽扬扬兮剪风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布谷鸟。它歪着头机警地审视我，两粒小黑豆似的眼睛里精光四射，像一个初上岗的警察。惊魂甫定，我慢腾腾站起来，瞟着它，怯怯摘下几颗桑葚塞进嘴里，口中酸酸甜甜，心里却有些不安。更不敢多摘，它一直在盯着我，像审视和拷问一个可耻的盗贼。时不时还扇动翅膀弄出一些声响，驱逐之意再也明显不过。我尴尬站立数十秒，终于讪讪离去，嘴里的滋味也变得寡淡如白水。

那个四月，在桑葚尚未全部零落之前，连续多日我有意来到树下，每次都会遇见它。怀着报复的快意，我示威似地，当着它的面过桑门而大嚼。后来，每年桑葚成熟时，只要我来，它随时都在它的地盘上恭候。聪明如鸟，想必它也早已熟悉了我，看透这个不受欢迎的闯

入者不是打鸟人，不是伐木工，也不算贪婪，要的不过是几颗果实。树上的果实多着呢，可以采一箩筐，千万只虫子日啖夜嚼也吃不完。我逐渐摸透了它的脾性，采摘的动作尽量轻柔，脚步尽量舒缓，每回待个三两分钟就离去，不过多干扰它。如是如是，它对我的敌意渐渐消减，由最初的惊惶失措拣枝高飞，焦躁不安地扑楞双翅，到后来的镇静自若，稍稍移步予我方便，彼此似有默契。

我确信那是同一只布谷鸟，判断的依据不仅是它的长相、毛色和体态，更是它那两只比鼠目大不了多少的精光灼灼的小眼睛，以及只有故友之间才有的悠悠心会。

它在桑树上干什么呢？不像筑巢而居，树上根本没有巢穴。不像求偶，它总是形单影只。不像吃桑葚，桑葚似不在布谷鸟的食谱之内。它应当是啄虫子，吃那些被果香吸引来的毛虫和蚂蚁。年复一年土滋雨润，桑树已然高达数丈，开枝散叶更加蓊蔚，渐有孤木成林的意思了。那只布谷鸟年年春夏之交也都栖留其间，像一个忠实的守护神。

忆起《诗经·曹风·鸚鵡》：
鸚鵡在桑，其子七兮。
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
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

诗句的大意是：鸚鵡在桑林间生活，精心哺育它的七个孩子。明德善良的大人君子，仪容庄雅始终如一。庄雅仪容始终如一呀，内心的操守坚如磐石。

怀磐石之操、守磐石之心的，不仅有鸚鵡，不仅有大人君子，还有桑。

桑，东方之神木也。

先秦典籍《山海经》里说：“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齿北。”在十个太阳沐浴起身之处的汤谷，在人民将牙齿涂得漆黑如焦炭的黑齿国之北，远古时代有两棵高桑相互扶持生长。《山海经》虽然是神话传说，所记内容大多荒腔走板离奇古怪，但经后人考证，它同时也是一部舆地志，书中的地名、山名、水名、方位、物产、民俗多与事实相符。书中所载的扶桑，是现存关于桑的最早文献。后世简册文章，对扶桑多有注解和演绎。譬如托名西汉东方朔的《海内十洲记》，说扶桑树不止两棵，而是有一片，最长的有两千丈，最大的有两千余抱，树两两同根偶生，相互依倚，所以名之为扶桑。又譬如东晋郭璞的《玄中